

基于思辨人格倾向模型的批判性思维倾向与英语写作水平相关性研究

邢聪聪

(湖南大学, 湖南省、长沙市, 410008)

摘要: 本文基于文秋芳构建的思辨人格倾向四层次模型, 以调查问卷为主、访谈为辅研究本科生批判性思维倾向的现状及其与英语写作水平之间的相关性。数据分析主要采用信度检验、描述性统计学检验和斯皮尔曼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 1) 本科生批判性思维倾向总体呈正面倾向, 批判性思维倾向与英语写作水平呈显著正相关; 2) 社会性批判性思维倾向低于学术性批判性思维倾向, 但社会性批判性思维倾向与英语写作水平的相关程度高于学术性批判性思维倾向与英语写作水平的相关程度; 3) 高分组与低分组在学术性批判性思维倾向上差距不大, 二者之间的主要差距是社会性批判性思维倾向。这一研究结果表明当学生的学术性思维水平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社会性思维在提高学生写作水平中起到了更加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 社会性批判性思维倾向; 学术性批判性思维倾向; 英语写作水平; 相关性

中图分类号: H319.1

文献标识码: A

1. 引言

批判性思维 (critical thinking, 亦称思辨能力) 作为一种思辨技能, 在教育中的作用和地位日益受到重视。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 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以及巴西、委内瑞拉等发展中国家相继把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目标之一。国外对大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的研究始于二十世纪初, 主要探讨批判性思维能力的概念内涵、测量工具及培养模式等问题 (Dewey, 1910; Ennis, 1962; Facione, 1990, 1994, 1995)。国内对批判性思维能力的研究起步较晚, 研究初期大多为对西方批判性思维理论和实践的介绍 (刘儒德, 1996; 罗清旭, 2000)。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 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研究符合中国国情的批判性思维测量工具及教学中批判性思维培养模式 (武宏志, 2004; 文秋芳, 2011, 2012, 2014)。尽管国内外针对批判性思维的研究日臻完善, 但其教学应用与实证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 主要集中在心理学、逻辑学、哲学、护理学等领域。

近年来, 英语写作教学过程中出现的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缺乏现象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 (文秋芳等, 2006; 韩少杰等, 2009; 余继英, 2014)。长期以来, 我国英语写作教学一直存在着重语言能力训练、轻思维能力培养的倾向。英语写作课堂普遍侧重于教授语言知识、文章结构和写作技巧等语言技能, 在语言技能的训练中强调模仿记忆, 忽视了思维在写作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导致学生在习作过程中思维逻辑混乱, 观点立场模糊, 并且作文大都立意浅显、内容空洞、论据不足以及缺乏深入的分析和说理。很多学者逐渐意识到英语写作“思辨缺席症”这一问题的严峻性, 开始强调批判性思维在英语写作教学中的重要性。国内批判性思维培养与英语写作教学的整合研究大致分为两个角度: 一是如何通过写作教学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 韩少杰等 (2009) 从教师向学生示范评价、教师设置话题、学生评价相关话题资料、学生相互评判观点及学生相互评价写作成果等途径来提高批判性思维能

力,韩大伟等(2014)通过构建基于计算机网络学习平台的辩论式写作教学模式探讨如何在写作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二是将写作教学与批判性思维培养结合构建新型写作教学培养模式,如余继英(2014)提出的写作思辨“一体化”教学模式、梁晓晖(2015)提出的英语写作思维的认知型多模态培养模式等,旨在促进学生英语写作与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共同发展。上述研究多为理论探讨,虽然一定程度上为国内英语写作教学课程改革提供了指导,但大部分理论研究由于缺乏客观数据支持,不仅无法进行科学验证,更难以考察其对英语写作教学与培训的应用价值。而从实证角度研究英语写作水平与批判性思维倾向的相关性可以更加清楚二者之间的关系,从而为培养模式的构建提供方向性的指导与实证依据。因此,为弥补这一研究领域的不足,笔者在文秋芳构建的思辨人格倾向四层次模型指导下,通过调查问卷为主、访谈为辅的方法的实证研究拟回答以下问题:(1)本科生批判性思维倾向的现状;(2)本科生批判性思维倾向与英语写作水样的相关性;(3)在与英语写作水平的相关程度上,社会性批判性思维倾向与学术性批判性思维倾向的差异性及其原因。

2. 批判性思维研究综述

2.1 术语界定

目前,学术界对“critical thinking”这一概念基本有两种译法,“批判性思维”或“思辨能力”。其中,批判性思维从“critical thinking”直译而来,常用于心理学、教育学等领域,外语教育领域更多采用“思辨”译名。基于CNKI人文与社科学术文献总库,本文检索了自2012年1月1日至2015年11月11日止以“批判性思维”或“思辨能力”为篇名发表在国内13本CSSCI期刊的相关文章,共检索到25篇。其中,以“批判性思维”为篇名的文章有8篇,而以“思辨能力”为篇名的文章有17篇,后者是前者的两倍之多。最初对“批判性思维”这一译法提出异议的是文秋芳(2012),她认为“这一译法歪曲了原义,而‘思辨能力’这一译法与‘critical thinking skills’的内涵相吻合”。曲卫国(2015)虽然在文中对“思辨”与“批判性思维”这对概念进行了讨论,但并没有厘清,其中一些表达甚至令人混淆,如“批判性思维是思维的一种特殊活动,它关注的是主体和社会现实对思辨的制约和影响”等。其他学者也面临这一困境,虽然他们关注的现象基本一致,却不得不在两个术语中徘徊不定。本文认为统一的学术术语翻译有助于学术研究的良性发展,而不必落入同物不同名的窘境。任文(2015)在文章后的注释中指出,“CT表示的是一种思维方式,而“思辨能力”对应的是CT skills,只是指向这一思维方式中的认知技能范畴,对其情感倾向部分未有反映”。但本文测试内容“critical thinking disposition”包含情感倾向,因此,本文更倾向于接受“批判性思维”的译法。

2.2 批判性思维内涵

批判性思维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500年前古希腊思想家苏格拉底主张的问答法,其本质是对缺乏证据和理性的常见观点和解释提出批判性质疑,强调思维的清晰性和逻辑的一致性。其现代概念来源于John Dewey(1910)提出的“反省性思维”(Reflective Thinking),

其定义为能动、持续和细致地思考任何信念或被假定的知识形式，洞悉支持它的理由以及它所进一步指向的结论。但由于批判性思维本身是一个抽象概念，对其定义也引发众多学者专家分歧。目前在这一领域比较权威是《德尔菲报告(Delphi Report)》中提出的定义。在这份报告中，批判性思维被定义为“有目的的、自我校准的判断。这种判断表现为解释、分析、评估、评论以及对判断赖以存在的证据、概念、方法、标准或语境的说明”(Facione, 1990)。国内学者对批判性思维的定义大多在国外学者定义的基础上借鉴或改进。例如，文秋芳(2012)借鉴美国哲学联合会的定义，将其定义为“依据标准，对事物或看法做出有目的的、有依据的判断的能力”。虽然对批判性思维的定义各不相同，但概括而言，其定义通常从思维技能与认知倾向两个角度(Pascarella, Terenzini; 2005)，思维技能指包括明确问题关键与假设、评估论据、推断结论等在内所必须具备的一系列批判性思维技能，认知倾向则是指运用批判性思维技能的意愿与倾向，如独立自主、充满自信、乐于思考等心理情感因素。其中，批判性思维倾向则接近于批判性思维定义的第二个角度。Facione(1995)将其定义为“能够进行批判性思考的内在动机的态度基础”，并进一步提出批判性思维倾向的七个维度，即坚韧性、好奇心、分析性、自信心、开放性、认知成熟度、寻真性。本文将在该定义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批判性思维倾向与英语写作水平的相关性。

2.3 批判性思维测量工具

研发批判性思维量具对深层次研究批判性思维具有重要意义。国外学者对批判性思维量具的研发十分重视，目前比较成熟的量具近 30 种。其中最具有影响力包括 CCTDI(加利福尼亚批判性思维倾向量表)、CCTST(加利福尼亚批判性思维技能测试)等。这些量具除 CCTDI 测量人格倾向外，其他均测量思维技能。与国外较成熟的量具研发相比，国内对批判性思维量具的研发仍处于探索阶段，大部分量具多为对国外已有量具的翻译和修订(罗清旭, 2001; 彭美慈, 2004)，少数自编量表也都缺乏大规模的测试和可靠的信度、效度检验。虽然国外的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但由于文化差异，却不一定符合中国国情，因此中国学者在引进国外测量量表时会根据实际情况对其进行修改。

本研究采用的是文秋芳等修订的思辨人格倾向问卷，该调查问卷的前身是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研究设计的批判性思维倾向问卷(CCTDI)。思辨人格倾向问卷是由文秋芳等人在涵盖多学科、多专业、多年级的大样本的基础上经过两次修订改编的适合中国大学生群体的思辨人格倾向量表。整份量表的 alpha 值为 0.87，八个维度的 alpha 值在 0.50-0.73，总体看来该量表的信度指标达到统计要求。该问卷能够测量批判性思维倾向的八个维度，其中七个维度与 CCTDI 完全相同，分别为坚韧性、好奇心、分析性、自信心、开放性、认知成熟度、寻真性，第八个维度正义性是新增的维度。在其研究中，文秋芳(2012)经过因子分析结果的验证构建了思辨人格倾向的四个层次。这一模型先将思辨倾向的八个维度归为四个类别，智力(包括分析性、好奇心)、情感力(包括坚韧性、自信度)、理智力(包括寻真性、认知成熟度)及道德力(包括开放性、正义性)；再将智力与情感力归为学术性，理智力与道

德力归为社会性。其中,学术性主要与课程学习有关,社会性主要与人际活动相关。笔者认为这一具体划分便于厘清各维度之间的内在关系,也有助于识别受试者在批判性思维倾向方面存在的问题。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对象

为了排除专业知识、学习环境等因素的干扰,本研究按照统计学随机抽样的原则,抽取湖南某所 985 高校 100 名全日制本科生作为研究对象。受试者来自土木、自动化、环境、外语(英语和日语)等不同专业,均为大四学生,除学校开设的英语写作课程外尚未接受其他专业的英语写作培训,均参加了大学英语六级考试。

3.2 研究方法

3.2.1 问卷调查

调查工具为文秋芳等修订的思辨人格倾向问卷,原问卷共 54 道题。为了进一步检测原问卷的信度,笔者随机挑选了 50 名受试者进行问卷前测,并使用软件 SPSS19.0 进行信度分析。按照信度分析结果,正式测试问卷排除掉信度较低的题目,最终保留了 38 道题目,其中八个维度的 alpha 值在 0.648-0.776,信度指标达到统计要求。新问卷填答需要 10 分钟,每个维度包括 3-7 道题目,题目为随机排列。题目分为正性题目和负性题目,每个题目都是一句简单的陈述。题目选项分为六个等级,从“非常赞同”到“非常不赞同”。问卷结果统计采用 Likert6 分制测量格式,负性题目赋值为“1、2、3、4、5、6”,正性题目反向赋值。根据量表研制者的要求,每个维度的分数计算方法是:各维度内各题得分相加/问卷题目数*10。每个维度的分数在 10-60 之间,40 分或以上为正面倾向,30 分或以下为负面倾向,31-39 之间为摇摆不定;总分是 280 或以上为正面倾向,210 分或以下为负面倾向,处于 210 与 279 之间的为摇摆不定;7 个维度的总分最少为 70,最多为 420(Wengenstein, 2010)。其中,正面倾向表示相应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强;负面倾向表示没有相应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摇摆不定表示相应的批判性思维能力不稳定。为了更好地了解本科生的批判性思维倾向与英语写作水平的相关性,调查问卷同时调查了受试者的大学英语六级的写作成绩,成绩来源为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委员会反馈给被试所在高校教务处的分数。

3.2.2 测后访谈

为了便于研究,笔者针对在问卷调查中所出现的问题对部分学生进行了访谈。在测后访谈中,受试者可自由表达对本次问卷调查的感想并回答相关访谈问题。测后访谈可以弥补单一问卷调查研究方法的不足,保证数据收集和分析的信度和效度。

3.3 数据收集

为了保证数据的有效性,20 份问卷由于漏填个人信息或选项等问题被剔除。根据问卷调查与测后访谈两种方法,笔者收集到的相关数据示例参见表 1:

表 1 相关数据收集示例

数据源	示 例
问卷调查	1. 我目睹了罪犯抢劫，法庭要我出庭作证，我担心会惹出麻烦。 A 非常同意 B 同意 C 有些同意 D 有些不同意 E 不同意 F 非常不同意
访谈	“我觉得这份问卷 50 道题太多了，做起来有点儿不耐烦” “像第一道题，我能感觉到应该是不同意，可是第一感觉还是犹豫了，所以最后选了有些同意，就是觉得有些事情明知道是对的却还是很难做到”

4. 结果与讨论

4.1 本科生批判性思维倾向现状

受试者批判性思维倾向得分情况及本次研究结果与以往研究结果对比情况如表 2 所示：

表 2 本次研究本科生批判性思维倾向得分情况及与以往研究结果对比

维度	文秋芳（2008）		本次研究		美国大学新生 ¹	
	维度平均数	排序	维度平均数	排序	维度平均数	排序
分析性	46.56	2	42.72	3	42.89	4
好奇心	48.68	1	44.25	2	47.60	1
坚韧性	40.67	7	47.53	1	40.30	6
自信心	42.66	5	42.65	4	42.53	5
寻真性	41.82	6	35.95	7	35.36	7
认知成熟度	45.80	3	36.88	6	47.60	1
开放性	45.39	4	37.46	5	44.96	2
正义性	/	/	33.5	8	/	/

由表 2 可知，本次研究中本科生批判性思维倾向维度平均分最高分为 47.53，其对应维度为坚韧性，最低分为 33.5，其对应维度为正义性。本科生批判性思维倾向八个维度平均分从高到低排列为：坚韧性、好奇心、分析性、自信心、开放性、认知成熟度、寻真性及正义性。坚韧性与好奇心得分较高，显示了受试者在这两个维度的发展水平较高，表明本科生乐于学习探索新知识并且具有持之以恒的耐心和决心解决问题，具有较强的坚韧性与好奇心。相比之下，认知成熟度、寻真性及正义性三个维度得分较低，反映出受试者价值观不够成熟，并且缺乏追求真理的精神。正义性维度得分极低表明受试者判断是非的能力较弱。经过访谈，笔者发现尽管本科生能够清楚地辨别是非，却容易在周围不良环境的影响下做出相反的选择。此外，笔者通过访谈发现本科生缺乏寻真性，主要是因为大部分的学生是被动学习者，一方面，他们获取知识的途径主要通过老师、书籍或者网络等外部途径，很少亲自验

¹ 该数据来源于 Facione et al.(1995)采用 CCTDI 调查的一所美国私立综合性大学新生的思辨人格倾向。

证获取知识。另一方面，他们在遇到困惑难解之题时，通常由于对自己的能力缺乏足够信心或过分依赖外部力量而选择放弃寻求真理。这一点也暴露了传统教育模式的弊端。传统教学过分强调教师和课本的权威性，学生缺乏独立性、自主性的思维和判断能力，整个英语学习过程容易变成机械记忆书本单词、语法及练习答案的过程，从而割裂了学生新旧“图式”在知识建构中的联系，忽视了学生认知能力的个性差异（王湘玲，宁春岩；2003）。

另外，根据表2可知，本次研究呈现的大学生批判性思维倾向人格排序与文秋芳及美国大学生两次的研究结果非常接近。其中，分析性、好奇心、自信心及寻真性四个维度的排序几乎一致，只有一个位次之差。这一结果表明中美大学生在批判性思维倾向方面表现出一些共同特征。例如，他们都对未知世界都有强烈地好奇心与求知欲，但却缺乏积极的态度与热情寻求真理。对于开放性维度，本次研究与文秋芳的研究结果比较接近，而与美国大学生呈现的研究结果大相径庭，显然美国大学生在开放性这一维度上远高于中国大学生。该结果表明中美两国的大学生仍具有其各自的特性，而这一差异也表明批判性思维的发展可能会受到文化背景与社会环境的影响。这一发现同样出现在Huang（2015）等进行的父母教育方式与批判性思维倾向相关性的实证研究结果中。他在论文中指出，中国与西方国家在批判性思维方面的差异可能是由于文化差异以及教育系统的差异。首先，中国文化并不提倡批判质疑以及突破惯例的行为思想。其次，通常教师很少鼓励学生提问问题，因为担心给不出答案而“丢面子”，并且学生质疑权威的行为通常被视为不礼貌甚至会因此受到批评。此外，本次研究也出现了两处与其他两次研究不一致的结果，一处是坚韧性得分居首，但在其他两次研究结果中排序仅为六、七，显示本次受试者的坚韧性远高于其它两次研究的受试者。另一处则是认知成熟度在本次研究中排名仅第六，而在文秋芳的研究结果中排名第三、美国大学新生的研究成果排名第一。这一结果表明本次受试者的认知成熟度较其它两次研究受试者的认知成熟度要差很多。造成这两处明显差异的原因，笔者推测可能跟受试者样本不够广泛有关，而这两处差异性也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与讨论。

表3 本科生各层次批判性思维倾向得分情况

名称	整份量表	类别	平均数	层次	平均数	维度	平均数
批判性思维倾向	320.94	学术性	177.15	智力	86.97	分析性	42.72
						好奇心	44.25
				情感力	90.18	系统性	47.53
						自信度	42.65
						寻真性	35.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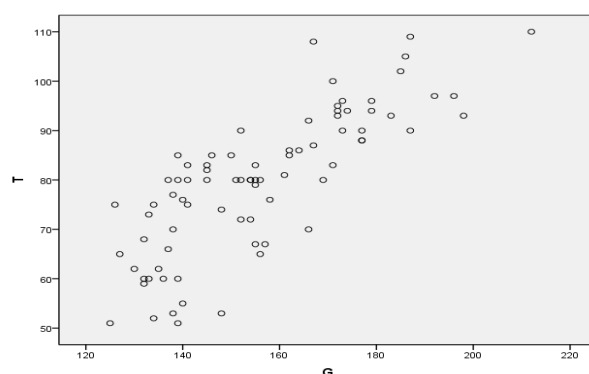
		社会性	143.79	理智力	72.93	认知成熟度	36.88
				道德力	70.96	开放性	37.46
						正义性	33.50

表 3 展示了本科生各层次批判性思维倾向的得分情况。依据以往 7 个维度的标准, 280 分或以上为正面思辨人格倾向, 以此类推, 8 个维度的总分在 320 分或以上为正面思辨人格倾向(文秋芳, 2012)。由表 3 的结果可知, 受试者整份量表的得分的平均分为 320.94, 高于界限分数 320 分, 说明受试者批判性思维倾向整体呈正面倾向。这一发现与罗清旭(2010)、彭美慈(2004)以及文秋芳(2009)调查的大学生批判性思维倾向现状的实证研究结果具有相似性, 即我国大学生的总体思辨人格倾向均为正方向。其次, 在批判性思维倾向的八个维度中, 前四个维度分析性、好奇心、系统性以及自信度得分高于界限分数 40 分, 表明受试者在这四个维度上具有正面批判性思维倾向; 而后四个维度寻真性、认知成熟度、开放性以及正义性得分低于 40 分但高于 30 分, 显示受试者在这四个维度上呈现出不稳定的批判性思维倾向。在批判性思维倾向层次上, 受试者得分从高到低排序为情感力、智力、理智力及道德力。在类别层面上, 学术性得分高于社会性得分 33.36 分, 显示出受试者学术性批判性思维倾向显著高于社会性批判性思维倾向。此发现与文秋芳 2009 年对我国大学生思辨人格倾向的调查结果一致。文秋芳指出, 造成该结果的原因在于各种大学课程的学习使大学生的智力不断发展, 倾向理性分析, 具有求知探索的精神; 但受实践活动和人际交往范围的限制, 大学生在认知成熟度和多角度看待问题等方面存在不足, 社会性倾向上的得分因此低于与课程学习有关的学术性倾向。

4.2 批判性思维倾向与英语写作水平相关性

笔者选取所有受试者批判性思维倾向总分、八个维度得分与他们的英语写作成绩进行了斯皮尔曼相关性分析。其中, 图 2 展示了批判性思维倾向总分与英语写作水平相关性的散点图, 表 4 为斯皮尔曼相关性分析结果示例, 表 5 为批判性思维倾向总分及各维度与英语写作水平相关性分析结果。

图 2 批判性思维倾向总分与英语写作水平相关性散点图



散点图能够形象生动地展示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图 1 中，“T”代表大学英语六级写作成绩，“G”代表批判性思维倾向总分得分初始值。图 1 显示，随着 G 值的增大，T 值也倾向于增大，两者之间存在较强的线性关系。这表明批判性思维倾向与大学英语六级写作成绩之间呈现出相同的变化趋势，二者之间显著正相关。这意味着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的高低会影响其写作水平的高低，但是传统的写作训练对培养学生思维能力的认知目标并未提出要求。而一个理想的语言学习项目，其大纲的学习目标应该不只是关注语言因素，还应发展学习者的批判性思维能力（Brown, 2004）。因此，如果把批判性思维作为学科内容引入英语专业写作课堂，将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英语写作课堂上学生“思辨”能力不足的问题，促进思辨技能与语言技能的同步提升。

表 4 批判性思维倾向与英语写作水平相关性分析结果

维度	相关系数	显著性	排序
分析性	.289	.009	7
好奇心	.210	.061	8
系统性	.518	.000	5
自信度	.374	.001	6
寻真性	.643	.000	2
认知成熟度	.728	.000	1
开放性	.636	.000	3
正义性	.529	.000	4
整份量表	.820	.000	

表 4 总结了批判性思维倾向总分及各维度与英语写作水平相关性分析结果。根据统计学相关知识，判断变量是否相关首先要看显著水平（即 P 值），如果不显著，即使相关系数再高也无效。一般 P 值小于 0.05 就表示显著。另一个判断标准相关性系数的值通常介于-1 和 +1 之间。-1 和 +1 分别表示完全的负相关和完全的正相关；零表示变量之间不存在任何相关；其他各值则表示不同程度的正相关与负相关。其中，统计学中一般绝对值低于 0.20 以下的相关系数称为最低相关，一般可以忽略不计； ± 0.2 — ± 0.40 之间为低相关； ± 0.40 — ± 0.70 为切实相关，即较显著的相关； ± 0.70 — ± 0.90 为高相关，即显著的相关；绝对值大于 0.90 则为最高相关，但出现这种情况极少（秦晓晴，2009）。由此可知，除好奇心（ $P > 0.05$ ，显著性不符合统计学意义）与英语写作水平不存在显著性相关关系，其他维度及批判性思维倾向总分都与英语写作水平具有正相关的线性关系，显著水平达到了统计意义。按照相关系数数值大小，认知成熟度与英语写作水平为高相关；寻真性、开放性、正义性及坚韧性四个维度分别与英语写作水平为切实相关；自信心、分析性两个维度与英语写作水平为低相关。这表明不同的批判性思维倾向维度与英语写作水平具有不同程度的相关性。其中认知成熟度与英语写作水平的相关系数达到了 0.728，远高于其它维度，表明认知成熟度与英语写作水平的相关性显著高于其他维度。这或许是因为写作不仅仅是简单地将所见、所读、所感记录在纸上，而是一项用语言表达思维的活动，是一个思考和发现的过程（Hedge, 2002）。写作者需要具备强大的说理论证能力，需要通过权衡考量各种证据，做出行文成篇的选择和判断，对自己认同的观点进行强有力的支持，对反对的观点加以驳斥和还击。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写作水平的高低与认知成熟度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其次，表 5 显示批判性思维倾向八个维度与英语写作水平相关性排名由高到低为认知成

熟度、寻真性、开放性、正义性、坚韧性、自信心、分析性及好奇心。根据思辨人格倾向四层次模型图的分类,笔者发现排名前四的维度属于社会性批判性思维倾向,而排名靠后的四个维度则属于学术性批判性思维倾向,这表明社会性批判性思维倾向与英语写作水平相关程度远高于学术性批判性思维倾向与英语写作水平的相关性。这一结果与传统课堂一贯秉承的教学理念有所相悖。在传统的写作教学中,教师普遍认为只有不断提高学生的学术性水平,才能促进学生英语写作水平的提高,因此写作训练通常主要集中在语言层面,包括语言表达、语篇结构等技巧方面,而很少对学生社会性层面的思维认知进行训练和培养。但本研究结果明确表明英语写作水平与社会性批判性思维倾向更加相关。换言之,相对于学术性批判性思维,社会性相关批判性思维的缺乏更加是学生在写作过程中的劣势。这表明在英语写作教学过程中,教师仅仅侧重教授学生学术性方面的知识而忽视对学生社会性方面能力的引导与培养并不利于学生写作水平的提高。相反,学生写作水平的进步与其本身社会性批判性思维的提高密切相关。

为了更深入了解产生社会性批判性思维倾向与英语写作水平的相关程度远高于学术性批判性思维倾向与英语写作水平的相关程度这一研究结果背后的原因,笔者按照受试者英语六级(CET-6)写作成绩的高低,以成绩72分与90分为分界点,将其分为三组:72分以下(包括72分)的为低分组,72-90分的为中分组,90分以上(包括90分)的为高分组。其中,高分组与低分组各占有效受试总人数的27%,分别为22名。表5比较了高分组与低分组在批判性思维倾向各维度的得分。由表5可知,高分组在批判性思维倾向四个维度即寻真性、认知成熟度、开放性、正义性的得分明显大幅度高于低分组,但在分析性、好奇心、自信度、系统性四个维度的得分上,二者的得分差距并不是很大。换言之,高分组与低分组的学术性批判性思维倾向差距不大,社会性批判性思维倾向是二者之间的主要差距。这从侧面反映出,学生通过课堂学习接受到了足够的学术性教育,其学术性批判性思维已经达到了较高的程度,因此高分组、低分组的学术性批判性思维倾向并无明显差距。其次,二者在社会性批判性思维倾向上的显著差距表明,高分组的写作成绩之所以高于低分组,这与其较高的社会性批判性思维倾向具有密切关系。值得注意的是,本文的受试者均为大四学生,通过四年的学习后其学术水平都有相应提升,在这种情况下,笔者推断当学生的学术性思维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社会性思维在学生写作水平中起到了更加重要的作用,所以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社会性批判性思维倾向与英语写作水平的相关程度要高于学术性批判性思维倾向与英语写作水平的相关性。因此,笔者认为,学术性批判性思维倾向是学生提高写作水平的基础,正如曲卫国(2015)所言,“没有系统知识的支持,外语专业学生在思考时所能依靠的只能是支离破碎的知识。议论的连贯、断裂就在所难免,所谓深刻也就难企及了”。但当学生的学术性批判性思维提高到一定程度时,如果继续忽略学生的社会性批判性思维,那学生的写作水平就会止步不前,不进则退。可见,培养学生的社会性批判性思维对其写作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表5 高分组、低分组批判性思维倾向得分比较

	分析性	好奇心	系统性	自信度	寻真性	认知成熟度	开放性	正义性
高分组	46.70	47.42	56.59	47.18	30.55	29.55	30.15	29.55
低分组	40.34	42.73	43.75	41.73	42.91	45.84	46.36	40.45
分差	6.36	4.69	12.84	5.45	12.36	16.29	16.21	10.9

至于如何提高学生的社会性批判性思维,笔者认为当前的写作课堂需要引入教育家提

出的“隐性课程”的内容。隐性课程指那些未出现在课程表中的讲座、社团活动、社会实践等课外活动,通过潜移默化影响学生的价值观、规范和态度等社会性因素的课程,与之相对的显性课程是指列在日常的课表上,有固定的学分和学时分配,主要培养学生的学术性知识的课程。传统的外语教学通常将对语言点和外国社会常识的讲解看作专业技能课的主干。而从教育学的观点看,上述课程只是教学中的显性课程,适合教授外显的、内容性的知识。还有另一类内隐式的、更适于教授规范、标准与价值的隐性课程(hidden curriculum)尚未得到外语界的重视(任玥,2015)。而这类隐性课程恰恰是提升学生社会性批判性思维最有效的途径,可以弥补学生社会性思维方面的缺失。因此,英语写作教师需要转变教学观念,在提升学生学术性知识的同时,需要通过将隐性课程中某些隐含的价值、规范、态度等内化到写作教学过程中,加强对他们社会性思维认知的引导。在重视“显性”课程的同时,不断开发和利用隐性课程,把隐性课程作为英语写作“显性”课堂教学的补充和延伸,进一步弥补学生社会性批判性思维方面的不足,促进学生批判性思维和写作能力的共同全面平衡发展。

5. 结语

本文在文秋芳构建的思辨人格倾向四层次模型指导下,探讨了英语写作水平与批判性思维倾向之间的相关性。结果显示,本科生批判性思维倾向与英语写作水平呈正面相关。这一结果表明本科生批判性思维能力对其英语写作水平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其次,本研究发现,本科生在学术性方面的维度包括分析性、好奇心、系统性以及自信心四个子维度显示出的批判性思维倾向较高,在社会性方面的维度包括寻真性、认知成熟度、开放性以及正义性四个子维度显示出的批判性思维倾向较低。但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在与英语写作水平的相关程度上,社会性批判性思维倾向要远高于学术性批判性思维倾向。这表明,相对于学术性批判性思维,社会性批判性思维的缺乏更是学生在写作过程中的劣势。此外,高分组与低分组在学术性批判性思维倾向上差距不大,在社会性批判性思维倾向上具有显著差距,则表明当学生的学术性思维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社会性思维在学生写作水平中起到了更加重要的作用。

因此在英语写作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加强对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一方面,学术性批判性思维倾向是学生提高写作水平的基础;另一方面,需要针对本科生在社会性批判性思维倾向上的不足进行针对性的训练与教育。而隐性课程作为培养学生社会性批判性思维的有效途径应该得到重视,以弥补学生社会性批判性思维方面的不足,促进学生批判性思维和写作能力的共同全面平衡发展。最后,仍需指出的是,本研究仅为一项小样本的探索性研究,其研究结论的适用性还有待于通过扩大样本数量、保证受试者代表性等途径来提高。

参考文献:

- [1] Brown, H. D. 2004. "Some practical thoughts about student-sensitive critical pedagogy". *The Language Teacher* 28(7): 23-27.
- [2] Dewey, J. 1910. *How We Think: A Restatement of the Reflective Thinking to the Educative Process*. Lexington, Boston: D. C. Heath & Company.
- [3] Ennis, R. 1962. "A concept of critical thinking".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1): 81-111.
- [4] Facione, P. A. 1990. *Critical thinking: A statement of expert consensus for purposes of*

educational assessment and instruction—executive summary of the delphi report. Millbrae: The California Academic Press.

[5] Facione N. C., P. A. Facione & C. A. Sanchez. 1994. “Critical thinking dispositions as a measure of competent clinical judgmen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ritical thinking disposition inventory”. *Journal of Nursing Education* 33 (8):345-350.

[6] Facione P. A, C. A Giancarlo & N. C. Facione. 1995. “The disposition toward critical thinking”. *Journal of General Education* 44:1-25.

[7] Fisher, A. 2008. “Teaching comprehension and critical literacy: Investigating guided reading in three primary classrooms”. *Literacy* 42(1): 19-28.

[8] Hedge T., 2002.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the language Classroo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9] Huang L., Z. X. Wang & Y. H. Yao. 2015. “Exploring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parental rearing styles and medical students' critical thinking disposition in China”. *BMC Medical Education*.

[10] Pascarella, E. T., & P. T. Terenzini. 2005. *How college affects students. Vol. 2. A Third Decade of Research*. San Francisco, CA: Jossey-Bass.

[11] Wengensteen S., I. S. Johansson, M. E. Bjorkstrom & G. Nordstrom. 2010. “Critical thinking dispositions among newly graduated nurses”. *Journal of Advanced Nursing*.

[12] 韩大伟、初胜华, 2014, 构建基于计算机网络学习平台的辩论式写作教学模式——一项促进学生思辨能力发展的实证研究, 《山东外语教学》第4期。

[13] 韩少杰、易炎, 2009, 英语专业写作教学与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 《外国语言文学》第1期。

[14] 梁晓晖, 2015, 英语写作思维的认知型多模态培养模式, 《外语电化教学》第1期。

[15] 刘儒德, 2000, 批判性思维的意义和内涵, 《高等师范教育研究》第12期。

[16] 罗清旭, 2000, 论大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培养,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第4期。

[17] 罗清旭、杨鑫辉, 2001, 《加利福尼亚批判性思维倾向问卷》中文版的初步修订, 《心理发展与教育》第3期。

[19] 彭美慈、汪国成、陈基乐等, 2004, 批判性思维能力测量表的信效度测试研究, 《中华护理杂志》第9期。

[20] 秦晓晴, 2004, 外语教学研究中的定量数据分析, 上海: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1] 曲卫国, 2015, 缺乏的到底是思辨能力还是系统知识?——也谈外语专业学生的思辨问题, 《中国外语》第1期。

[22] 任玥, 2015, 试论思辨能力在英语专业低年级语言技能阶段的培养路径: 一个隐藏课程视角下的质性研究, 《外语电化教学》第3期。

[23] 文秋芳、刘润清, 2006, 从英语议论文分析大学生抽象思维特点, 《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第2期。

[24] 文秋芳、王建卿、赵彩然等, 2011, 对我国大学生思辨倾向量具信度的研究, 《外语电化教学》第6期。

[25] 文秋芳, 2012, 中国外语类大学生思辨能力现状研究,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6] 文秋芳、李英杰、孙旻等, 2014, 研制多套难度相似的思辨技能量具: 实践与反思, 《外语电化教学》第4期。

[27] 武宏志、周建武, 2010, 批判性思维-论证逻辑视角(修订版),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8] 王湘玲、宁春岩, 2003, 从传统教学观到建构主义教学观——两种教学观指导下的英语教学对比研究, 《外语与外语教学》第 6 期。

[29] 余继英, 2014, 写作思辨“一体化”教学模式构建, 《外语界》第 5 期。

An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Critical Thinking Disposition and English Writing Proficiency Based on Critical Thinking Disposition Four-level Model

Xing Congcong

(Hunan University, Hunan/Changsha, 41008)

Abstract: Based on the Critical Thinking Disposition Four-level Model proposed by Wen Qiufang, this paper conducted an empirical study to investigate the status quo of the undergraduate critical thinking disposition and its correlation with English writing proficiency by adopting questionnaires and follow-up interviews. The data collected was analyzed by the reliability test,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test and Spearman correlation test. The research findings are enumerated as follows: first, the college students have a positive critical thinking disposition integrally, an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critical thinking and English writing proficiency is significant. Second, the critical thinking disposition on technicality is much higher than the critical thinking disposition on sociality, but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category technicality and CET-6 writing performance i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ategory sociality. Third, there is littl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ritical thinking disposition on technicality of the students with high-proficiency and students with low-proficiency, while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can be foun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n sociality of the critical thinking disposition. Thes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English writing proficiency can get enormously improved through the cultivation of critical thinking, particularly the critical thinking disposition on sociality which is a salient deficiency of college students by adopting hidden curriculum.

Key words: critical thinking disposition on sociality; critical thinking disposition on technicality; English writing proficiency; correlation